



神農街老屋的故事

看見五條港

2018
第四期

神農街老屋的故事



許藏春故居

北勢街裡最後一抹郊商身影

西佛國

北勢街裡傳承五代的佛像藝術

辛記藝品

充滿50年代神農街生活縮影記憶

蠶樓咖啡

木材、老屋與畫作的交響

五條港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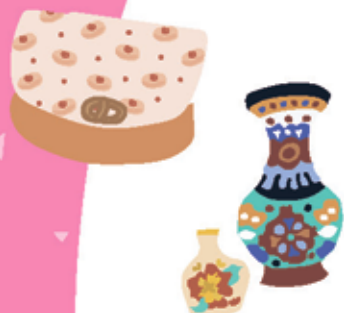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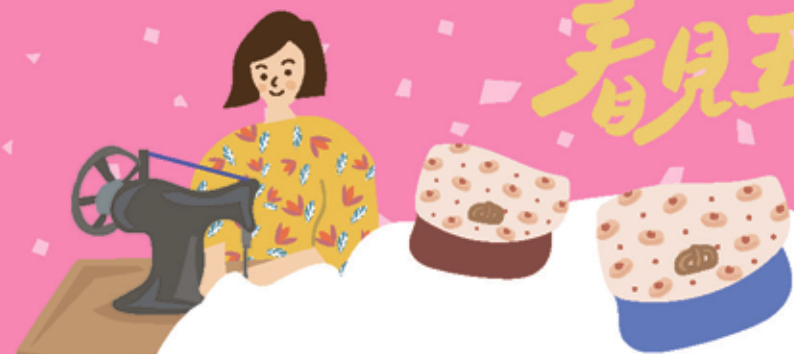
文創與老街的協奏曲

太古酒吧

玩出老房子的新靈魂

看見五條港

神農街老屋的故事



神農街今昔 ————— 03

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林建農常務理事

辛記藝品 ————— 09

充滿50年代神農街生活縮影記憶

許藏春故居 ————— 15

北勢街裡最後一抹郊商身影

西佛國 ————— 21

北勢街裡傳承五代的佛像藝術

刊名：看見五條港期刊-第四期

出版機關：南臺科技大學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1號

電話：06-2533131轉8295

網址：<https://reurl.cc/zD6x0>

發行人：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v.s 月津計畫-神農街團隊

編者：蕭百芳

出版年月：2018年12月31日

創刊年月：2017年05月15日

刊期頻率：半年刊

設計編者：陳佳妤

插圖授權：五條港行號



聶樓咖啡 ————— 27

木材、老屋與畫作的交響

五條港行號 ————— 33

文創與老街的協奏曲

太古酒吧 ————— 39

玩出老房子的新靈魂

府城文化底蘊裡的創意美學 ————— 45

社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協會 鄭道聰創會會長

神農街風華再現 ————— 47

2018五條港文化會館開幕 邀你「藝」起來啖茶
南臺科技大學文化經營結出碩果



神農街今昔

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林建農常務理事



臺南中西區海安路二段、民權路三段交會口，水仙宮市場大清早人聲鼎沸。天還沒亮，已有海產店或攤商趕來，搶先挑選最新鮮魚貨。

水仙宮市場其實是個統稱，因市場內主祀水仙尊王的水仙宮得名。聽說，這裡海產魚貨最新鮮，還有很多有名又好吃的美食。

歷史悠久的水仙宮，近300年前《臺灣縣志》(1720)記載：「雕花鏤木，華麗甲於諸廟」。後來，臺灣府商業龍頭北郊、南郊、糖郊，在這裡辦公議事，廟前成立「三益堂」。大廟有郊商集資修護，更顯富麗堂皇，廟埕特別寬廣。

太平洋戰爭末期，原本共三進建築的水仙宮，中、後殿被盟軍轟炸毀損，日本政府連同附近民宅，拆除改築防空洞避難。戰後改建的水仙宮，勉強維持一進門面，廟埕變「菜市仔」，很難想像當年富麗堂皇。

水仙宮廟口出租設攤，臺南市政府興建長樂市場。廟前右轉通往佛頭港景福祠，現在普濟街南段為昔日「杉行街」。到民族路再右轉國華街口，是「賊仔市」改建的永樂市場。公、私有市場緊鄰交雜，逢年過節場內摩肩接踵，場外交通擁擠。

早上營業的水仙宮市場，採買人潮到中午散去，攤商開始收拾整理。西端隔著海安路對面的神農街，約莫過午漸漸熱絡，有些店家近傍晚時開門，華燈初上迎接顧客。

神農街，戰後民國卅五年（1946）改編的路名，應與目前最西端藥王廟，主祀嘗百草的神農大帝有關。日治時期市區以「町」為行政區劃，「町」下再分「丁目」。水仙宮往西直到藥王廟，和西南側民權路三段、康樂街口轉入，南勢街西羅殿、風神廟一帶，都屬於永樂町範圍。

主祀廣澤尊王的西羅殿，牌樓上留有「南勢街」舊名。街屋整齊的神農街，大部分路段在清代稱為北勢街。南側街屋後面北勢港（或稱南勢港），直接通往水仙宮，使得北勢街成為港區商業要道。

北勢街、南勢街是那時候形成的？大清統治臺灣212年，康熙、乾隆、嘉慶時期，分別編纂《臺灣縣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臺灣府海防同知王禮主修、貢生陳文達等人編纂《臺灣縣志》，就有北勢街、南勢街的記載了。街道形成至今約300年。

我們現在的「街」，寬度、長度可能比「路」小，

大於「巷」和「弄」。但以前的「街」，未經都市計畫彎來繞去，有的「巷」等同於「街」。

嘉慶十二年（1807）初刊的《續修臺灣縣志》，由臺灣縣知縣薛志亮召集，嘉義縣學教諭謝金鑾、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總纂。〈街里〉：「邑治以街著名，亦曰巷。村野以里著名，亦曰保。番民曰社。」

陳文達《臺灣縣志》〈坊里〉則說：「在邑以內者為坊，曰東安坊、曰西定坊、曰寧南坊、曰鎮北坊。在邑以外者為里。」

「邑」是個會意字，以前用來稱侯國、封地、都城、城市等等。「邑」也是縣的別稱，縣令尊稱為邑宰，這裡指臺灣縣。

「坊」是街道、里巷，例如街坊。也泛指市區的商店，和較小規模工作場所，如磨坊、酒坊、工作坊。「坊」也是紀念表彰人物，或是美觀建築物，如貞節坊、石坊。

清代臺灣府治設在臺南市舊城區，沿用明鄭時期規劃的四坊，並以十字大街為界，分東安坊、西定坊、寧南坊、鎮北坊。當時草花街、鞋街、帽街、竹仔街、武館街、大井頭街等，分布目前中西區民權路二段，由忠義路口到永福路口之間。民生用品相關行業聚集，商業買賣熱絡，也吸引民眾「趸街」（台羅拼音 seh-ke）。

時間再往前推，臺灣最早市鎮（街市）紀錄，應該是為貿易東來的荷蘭據臺時期。西元1624年起，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稱VOC），在目前安平古堡周遭興建熱蘭遮城（Zeelandia），東側開闢街道和市鎮。臺江內海另一端赤崁台地，也闢建寬廣街道，吸引漢人進住，開墾耕地種植甘蔗等。郭懷一事件後的1653年，荷蘭人於目前赤崁樓，建造普羅民西亞城（Provintia，或譯為普羅民遮）。



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四月，鄭成功率軍攻臺，包圍九個多月後，荷蘭人戰敗撤離，結束38年統治。鄭成功以臺灣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和天興縣、萬年縣，引進大明州縣制度。

永曆十八年（1664），繼承延平王的鄭經，從金門、廈門退守臺灣。他改東都為東寧，在陳永華輔佐下積極建設，將天興、萬年兩縣提升為州，目前大臺南一帶設有24里。承天府劃分東安、西定、寧南、鎮北等四坊，並開發新街、橫街等。

康熙廿二年（1683），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軍，在澎湖擊敗鄭軍大將劉國軒。鄭經兒子鄭克塽投降，結束三代經營臺灣，前後僅維持22年。

翌年，清廷於福建省增設臺灣府，下轄臺灣、諸羅、鳳山等三縣。臺灣府治所在臺灣縣並未築城，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後，雍正初年（1723或1725）才圍木柵當府城。

清代初期只開放鹿耳門，和福建廈門直接對渡，100年後開放第二個港口鹿港。鹿耳門位於目前臺南市安南區，大陸來臺船隻在此由官兵驗證、查核，然後換小船進入臺江內海，往東到大井頭一帶上岸。

大井頭在目前民權路二段、永福路二段交會處，也就是全美戲院北側，民權派出所對面。許多先民生活全靠這口井，包括飲用水，留下諺語「食大井頭水，無肥麻疳(suī)」。

荷蘭時期，熱蘭遮城、普羅岷西亞城之間的臺江內海，有定期船班通航，當時海岸線慢慢退到新美街一帶。鄭成功父子帶來許多軍民，清代更掀起「唐山過臺灣」熱潮，人口增多、淤積加速陸化，海岸線由現在西門路持續往西退。

康熙卅五年（1696），高拱乾《臺灣府志》〈津渡〉：「自安平鎮至大井頭相去十里，風順，則時刻可到；風逆，則半日難登。大井頭水淺，用牛車載人下船；鎮之澳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當時船隻已無法靠近大井頭了。

20多年後，陳文達《臺灣縣志》〈古蹟·井〉：「大井，在西定坊，來臺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頭是也。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填海為宅、市肆紛錯，距海不啻一里而遙矣。」

這本《臺灣縣志》〈寺廟〉還記載：「水仙宮，開闢後鄉人同建，卑隘淺狹。康熙五十七年欽金改建，雕花樓木，華麗甲於諸廟。」另外也提到：「藥王廟，五十七年，道標千總姚廣建。」

但上述水仙宮、藥王廟，《臺灣縣志》不知為何記載為「在鎮北坊」，不是和開山宮、大關帝廟、小關帝廟、大媽祖廟、小媽祖廟等，同列「在西定坊」。如果就是目前神農街兩端的水仙宮、藥王廟，那麼現在金華路四段協進國小東北隅，300年前已形成陸地，才能興建藥王廟。

依《臺灣縣志》〈集市〉記載，界於四坊的十字街以外，西定坊新增加舊南勢街、南勢街，和北勢街、新北勢街。之前刊行，分別由蔣毓英、高拱乾、周元文編纂的《臺灣府志》，並無北勢街、南



勢街。可見，進入18世紀的康熙末年，街市隨海岸線西移，跟著往西發展了。

30多年後的乾隆十七年（1752），臺灣縣知縣魯鼎梅主修、德化進士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街市〉僅記載北勢街、南勢街，沒有南勢舊街、新北勢街了。當時距雍正初年臺灣府建城，還不到30年，方連義寫的〈城池圖〉，四周築木柵和刺竹。城西面臨內海，有西門但沒有木柵和刺竹，小西門也尚未興建。

臺灣府城西門位置，最初大約在目前西羅殿。方達義〈城池圖〉是研究早期臺灣府城重要地圖，西門前面繪有接官亭，太平橋跨越港道通往渡船頭，與《重修臺灣縣志》文字記載，似乎有點圖文不符。

《重修臺灣縣志》〈橋渡〉：「鎮渡，在西門外，距安平鎮水程七里，往來繹絡，因風順逆為遲速。紅毛及偽時古渡，自大井頭登舟，今填海成陸，市肆喧闐移於此。渡頭水淺潮落，必以牛車接載，潮漲則易小艇可抵岸。」

鎮渡頭就是現在風神廟前，面臨南河港的重要渡口，乾隆四年（1739），臺灣道鄂善倡建風神廟和接官亭。乾隆四十二年（1777），臺灣知府蔣元樞重修風神廟、興建公館，自泉州採購建造接官亭石坊，南北兩面橫額題「鯤維永奠」、「繫柱擎天」，就是現在我們還看得到的古蹟。

南河港也寫作南濠港，臺江淤積形成所謂「五條港」的港道。南河港往東可上溯大井頭附近，港岸形成南濠街（南河街），後來還分為頂南濠街、下南濠街，位置大約目前和平街。

乾隆、嘉慶年間歲貢生章甫（1755～1816），有詩描述南河港沿岸「夜市」盛況：「井亭夜景闊如何？交易燃燈幾度過。不是日中違古制，海關蟹市晚來多。」

詩中的「井」是大井頭，「亭」為接官亭。乾隆十二年（1747）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將「井亭夜市」列為臺灣縣八景之一，也許是臺灣最早夜市呢。

「五條港」其實是統稱，指由南到北的安海港、南河港、北勢港（也稱南勢港）、佛頭港、新港墘港等五條主要港道，但其實另有大小支流。

乾隆中葉以前，臺灣盛產的蔗糖、稻米等，從各地運到府城，經臺江由鹿耳門輸往廈門等地。唐山的生絲、布料、石材、木材、藥材、茶葉，及香料、小麥雜糧和南北貨，運到臺灣經五條港進入府城。

府城商號依不同行業成立「郊」，再形成「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等三大集團，以水仙宮為大本營。臺江港汊淤積嚴重，三郊不斷疏濬維持航運。可以這麼說，臺江和五條港，孕育了「一府」商業繁榮。

道光三年（1823）七月，臺灣西南部連續數日超大豪雨。曾文溪前身灣裡溪潰堤改道，山區沙土大量灌入內海，加速臺江陸化成埔。船隻無法從鹿耳門出海，疏濬緩不濟急，郊商被迫另闢航運出路。但同治時期 1860 年代，臺灣開放洋人通商，有的郊商當起買辦，五條港風光大不如前，「三郊」在日本專賣制度下，最後黯然解散。

300 年前，北勢港（南勢港）南岸形成南勢舊街、南勢街，北岸形成北勢街、新北勢街，後來整併為南勢街、北勢街，一直是港區最熱鬧街道。

如今，隔開南勢街、北勢街的港道，早就乾涸或潛入地下溝渠。較明顯遺跡位置，在民權路三段、神農街之間無名小巷，東西兩端為海安路、康樂街。

水仙宮主祀「一帝」大禹、「二王」昇王、項羽，和「二大夫」伍子胥、屈原，廟內高懸「萬水朝宗」匾額，水仙尊王庇佑船隻航行平安，備受郊商尊崇。

當年北勢街，郊商群聚做生意，少不了交際應酬。船隻靠岸裝卸貨，碼頭工人辛苦掙錢，出入攤販或民眾也很多。

乾隆末期林爽文事件後，臺灣府城改築土石牆並往內縮，大西門往東移到目前西門路、民權路交會口。原在城內的水仙宮變為西城外，繼續擔當府城商業重鎮，周遭茶樓酒肆、青樓妓院林立，聲色犬馬不免龍蛇雜處。

出身彰化白沙書院的詩人陳肇興，咸豐九年（1859）中舉，並完成《陶村詩稿》。他在府城寫下多首〈赤崁竹枝詞〉，例如：「東溟西嶼海潮通，萬斛泉源一葉風；日暮數聲欸乃起，水船都泊水仙宮。」

「水仙宮外是儂家，往來估船慣吃茶；笑指郎身似錢樹，好風吹到便開花。」當時西城內外，如米街、粗糠崎等地，都有妓女聚集場所。

日本時代初期，後來完成《臺灣通史》的連橫，1900年於《台南新報》開闢「赤城花榜」專欄，票選臺南十大名妓。他曾撰文寫過城西風月，提到「唯南勢街尤為銷金窟」。



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前理事長范勝雄，曾任臺南市文獻委員。他在《半月沉江五條港》書中說，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人指定日籍貸座敷在南勢街，臺籍貸座敷在媽祖港，都屬於五條港區。

「貸座敷」就是妓院，大正十一年（1922）開闢臺南新運河，遷到運河南邊新町遊廓集中管理。

五條港雖是重要商業區，但似乎複雜而髒亂，在西方人眼中更是不敢恭維。《台灣島之歷史與地誌》作者華特（C. Imbault-Huart），書中記載：「府城濱海的一面，展開一片廣袤的市郊，有著仄狹、骯髒、令人作嘔的街道。而這是工商業區，所有這些街道，都不如叫做小徑更為恰當。……」

英國人必麒麟（W. A. Pickering），1863年來臺灣，曾在打狗，安平海關，及天利行、怡記洋行任職。他的《老臺灣》提到：「朝著城牆面海的方向望去，你可以看見一片廣大城郊，公共市場就在那裏。那片地方雖然很汙穢而可厭，但是按照中國一般城市慣例，全城商業都是在這個地方從事的。」

這讓我想起，黃越宏著《觀念—許文龍和他的奇美王國》，提到許文龍住在被稱為「臺南貧民區」的神農街。五條港商業要道變成貧民區？落差未免太大。



▲永川大橋

許文龍是昭和三年（1928）出生，他成長地方靠近藥王廟，嚴格說起來，當時應該不叫做神農街，也未必屬於以前北勢街。書中提到他父親失業，生活陷入拮据，一家十二口擠在大倉庫木板隔開，七、八坪大的房間。全家僅有一條棉被，與隔壁共用一盞五燭光小電燈泡，真是太貧窮太可憐了。

許文龍回憶，小時候附近許多木造破舊房子，藥王廟前地勢低窪常積水，許多人一有錢趕緊搬家。戰爭末期常有盟軍轟炸，日本人在密集又雜亂建物之間，闢出防火通道，就是後來的海安路。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1941年，規畫「公道六」系統，銜接都市計畫公園用地。海安路是其中一環，戰後寬僅9公尺，攤販群集造成許多問題。



民國八十年（1991）市長施治明任內，將南北向海安路拓寬為40公尺，準備興建地下停車場和商場。但施工以來糾紛不斷，「做做停停」十年，五條港地下水文被截斷，許多人指責造成中西區沒落。

海安路拓寬，喚起大家對五條港的記憶。民國八十八年（1999），赤崁文史工作室組織團隊進駐神農街，向內政部申請「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整理街屋、鋪石板路面、增設照明，一改過去幽暗。

此後，許多團體和居民努力下，配合海安路通車和藝術造街，舉辦許多活動。

入夜後的神農街，暈黃燈光特別迷人，顯得整潔又明亮。許多人不禁讚嘆，北勢街的街屋和街道，古樸中如此雅致！散步其間充滿懷舊與悠閒，彷彿回味五條港繁華歲月。

然而，當年「三郊」早已解散，水仙宮不再富麗堂皇，「井亭夜市」空留回憶。莫說五條港蕩然無存，臺江也變陸地，寫下真實版「滄海桑田」。

從北勢街到神農街，300年走過許多滄桑，也有無數傳奇和故事。

但是，自從街口老招牌永川大橋，東側海安路壁面彩繪被塗掉，甚至退租轉到街尾工廠，這商業古街似乎少了什麼。

後來，裝有類似福袋商品的投幣機，吸引年輕朋友大排長龍。接著，夾娃娃機出現了，直令日本作家一青妙痛心疾首。看來，無論神農街或北勢街，變化腳步愈來愈快了。

秋冬交替的夜晚，天空有些微雨。偶然路過古街竟有些冷清，和幾年前迷人夜景不大一樣。

這條街，再來會呈現什麼風貌呢？

（作者為研究文史的導覽解說人員）